



第一集如果有 100 条弹幕，可能最后一集还剩下 1.36 条。  
**这就意味着大多数人通常坚持不到最后。**

果。有人认为，专家学者“出圈”之后，科学研究影响得到扩展，社会服务效应也大大增加。但也有声音表示，专家学者“出圈”过程中，要警惕因追逐流量，过度利用和贩卖自己的文化资本，或是盲目评论非专业领域内容。

“我们认为真正的知识一定是高雅的，但这也许是一种傲慢与偏见。真正的知识一定要走出书斋，要影响每一个愿意去思考的心灵。”去年 6 月 26 日，“Bilibili 11 周年演讲”举行，罗翔所作的《在 B 站，授业与解惑》吸引众多用户“围观”，不少人被当场“圈粉”。

“选择做面对大众的科普无疑是有风险的，因为一般情况下，当一个学者选择走向公众的时候，往往会受到来自学术界的质疑。但罗翔老师带我领略的不仅是法律知识，而是一种做事、为人的智慧：做自己擅长、喜爱也认为正确的事，此心光明，夫复何言。”有一位研究生三年级在读的网友表示，她即将面对毕业后人生的抉择，看那些“宝藏老师”的视频，她拥有的不仅是丰富的知识、快乐的回忆，还有在时代浪潮中凯歌前行的力量。

在蔡丹看来，相较于线下授课，线上课程的难度其实更大。线下授课时，老师可以看到学生，知道学生的反应，可以进行有效互动。老师可以根据学生的反映及时调整教学进度与内容。很多传统教育学、

心理学的理论，更多是在线下教学时研究获得的，“比如，教师如何在课堂内关注不同的学生，教师在课堂上的行走路线对学生的影响等”。

但线上教学，需要更多考验老师的经验。蔡丹解释道，比如一个授课经验丰富的老师，他在上课时已经很清楚哪个知识点，历来同学们会有什么反应，因此在准备线上教学时会加以顾及和考虑。但对新教师而言，这一点很难。之前在疫情时，很多老师第一次采用线上教学，最经典的状态是“大家好，大家好，你们能听到我吗？”“同学们都来了吗？”“\*\*同学你在吗？能不能把摄像头打开……（5 秒钟后），\*\*同学可能掉线了”。此外，线上教学往往是单向沟通，不能获得同学及时在身体、表情上的反馈，老师主要任务是吧知识点讲解清楚。最后，线上教学也比较难开展小组讨论、合作学习等。

“当然，要上好一堂课，线上线下教学都不容易。只是目前关注基于线上教学中的教育心理学研究还非常少。”蔡丹表示，目前他也正在关注研究学生在线学习的特点，“因为我们判断未来在线学习是一个趋势”。

蔡丹认为，未来在教学过程中，一些简单的知识点传授，基本理论的讲解，线上教学已经基本可以满足。经过长时间的过滤和打磨，有

些线上资源可以长期保留。但他也强调，线下教学也是永远不会淘汰的，因为学习的过程远不仅是知识的学习，更重要的是个人“从头到脚”全面成长。

“很多高阶思维（创造性与批判思维等）需要在线下的课堂中加以提升，很多技能（同伴合作、问题解决）需要在现实课堂中操练，人和人之间的关系（师生关系、同伴关系）需要在课堂上形成。因此，在人工智能时代，网课成为趋势，但老师是不会淘汰的。只不过，我们老师也要思考，在这个时代，我们该教什么？怎么教？”蔡丹坦言。

事实上，有人徜徉知识的新世界里，却也有人迷失在学习的假象中——掌握了大量无价值的信息，也许反而离真正的知识渐行渐远。

“一开始凑热闹，看了几次课，后面的学习就变成‘打开—收藏—退出一关闭’这四个动作了。”网友的这种自省并不是少数。

记者注意到，北京大学的《变态心理学》观看人数达 478.9 万，收藏人数达到了 70 万。在该公开课中，提到一个观点，在站内末集与首集弹幕比为 1.3625%。第一集如果有 100 条弹幕，可能最后一集还剩下 1.36 条。这就意味着大多数人通常坚持不到最后。

“一方面，它有正面的意义，培养了别人对古代文学、诗词的兴趣，但是如果光听热闹，不买书反复去读，深入去钻研，那么你掌握的知识是不系统的，没法做出自己的判断。”戴建业教授也曾这样说。

师父领进门，修行在个人。教学场景不断迭代，但教与学的本质并没有改变。[4]